

九十憶往 (一)

王立哉遺著。王志信恭校

世代耕讀詩禮相傳

余姓王，名培禔，字履齋。嗣以從事秘密革命工作，同志多認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河北省元老王法勤字勵齋先生，發生許多誤會，遂改字立哉，並以字行。民國前十七年遜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西元一八九五年，農曆十二月初十日，生於祖籍山東省諸城縣西南鄉王家樓子。村中以王姓居多，北有山岡屏立，前則原野平曠，「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現，若近若遠」。蘇軾早於其「超然臺記」一文中，對此地之優美環境，予以肯定。附近田畝縱橫，園圃棋佈，周圍遍植海棠，每到春來，嫣紅一片。

余家世代耕讀，詩禮相傳。高祖諱霖溥，字公普，善工筆繪事，尤精畫蝶。祖諱俊三，字灼堂，以書法篆刻名聞遠近。晚年中風，纏綿病榻者有年。父諱炳午，字子駿，飽讀詩書，倡辦家鄉教育。美髯垂胸，貌極慈祥。排難解紛，濟貧扶弱，為鄉里所推崇。先嚴兄弟二人，先叔諱炳西，字秩成，少先父三歲。先父娶諸城北鄉草營莊楊氏，係先外祖楊成雲公之三女，性情賢淑，治家有方，全家一切事務，悉賴主持。余母舅三

人，大舅楊軫字虎眉，其孫繼宗來臺，任職臺北環境保護局，現已退休。二舅楊翰字魯奇，其子伯超表弟，曾從余受業，並同從事黨務工作，惜淪陷大陸，不知所終。三舅楊軒字鶴圖。

光緒二十六年間，從先叔父之議，兄弟分爨。析居之後，家道益寒。而長姊適于歸，須為準備妝奩，捉襟見肘，生活更窘。詎意禍不單行，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先母竟以生產，誤於庸醫而棄養，痛哉！先母生余兄弟姊妹六人：長姊適普慶張守約君，次姊適大英村王景祥字孝甫君，三妹適岳戈莊王孝生君，四妹適日照郭村張善津君。繼母張氏，生三女：五六兩妹均適仁里臧氏。七妹作璋，本在濟南女子師範肄業；七事變後還鄉，參加游擊部隊工作，不幸落馬摔傷腰部，竟以殤逝。兄培禔字祥齋，娶范家車村范氏，生女鑄，子釗及鈞。鑄歸漢軍莊李作航君。釗於抗戰時投身陸軍官校西安分校，不幸於對日作戰時殉職。鈞則在故鄉助其父侍奉祖父。

在湖北渡漢水時，以船沉而歿。在船沉後，余曾向湖北省之山東同鄉會洽詢經過情況，同鄉會派買燕夷糕饋廷二先生前往調查。據查詢當地民眾，均稱：該出事之船，以漏水久未使用，且又超載，焉有不沉之理。故此沉船，實應由主事者負其責。余當將所得情形，面陳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承批示：已訓示該校校長楊展雲，對遇難學生之善後應妥善處理，並安慰其家長，今後決不容再有此等事件之發生。也就不了了之。次女鍵，畢業於四川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在中央圖書館服務。勝利復員後，於三十六年在南京勵志社與政治大學畢業服務農民銀行之德縣張連均君結婚。長男銘，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初任白沙大學先修班教員。勝利後，應其師之召，赴青島市立女子中學任教。三十六年冬余在南京以癌症動手術時，來京侍疾，並轉任職於立法院。迨南京撤守，以無交通工具，致陷大陸。幼女鉢於勝利還都後，考入中華女子中學初中部，三十七年冬隨余撤至桂林。三十八年夏農民銀行奉令遷渝，連均來桂林接鍵同行。時桂林情況日急，鉢乃隨其姊同去渝。日後即各自東西。

方三十二年余在魯南服務省參議會時，聞先父

避亂，暫住仁里五妹處。乃設法通過敵偽匪區，返仁里省視。適先兄祥齋亦到，相聚三天，共敘天倫，內心至為愉悅。執意此一別離，竟成永訣。先父於民國四十三年農曆六月十三日棄養，距生於民國前四十二年，享壽八十五歲。先兄祥齋與其次子鈞侄則先於四十一年逝世，鈞侄遺有二子，長名光超。

先叔秩成公有五子：長培祺字福亭。次培祿字世亭，生子鎮嵩。三培祁字雲亭，生子三：長金石，陸軍官校畢業，抗戰時在新疆防地殉職。次金城，山東省立滋陽師範學校畢業，隨國立濟南第三聯合中學來臺，參加臺灣省高級中學教員檢定及格，現在省立羅東高級中學任教。與同在羅東國民小學任教之同鄉王麗景女士結婚，生二男一女。長男珥泓，畢業於龍華工專，現在工廠任工程師，已娶妻生女。次男珥洵，現肄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女珥曼，畢業於銘傳女子商專，現在公司任職，適劉臺，已生子。金城之弟金蘭陷大陸，情況不明。四培祥，字吉亭。五培禮，字立亭，後以字行。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後，應邀赴東北從事黨務工作，復被調中央黨務學校（即政大前身）任訓導工作。重慶淪陷後，行踪不明。

先嚴曾以家道中落，被迫輟學，深感失讀之苦。以是余幼年牧餉負販之餘，親授四子書，督促嚴厲，余亦知奮勉，恒苦讀至深夜。年十五歲，伯父煒辰字紀龍公，遜清舉人，執教鄉立枳溝高等小學。以其熱愛鄉里，滿懷救國壯志。身教言教，意在移風易俗，從教育中培植英才。當時余被召隨讀，親受教益。

先伯父為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員

，以是得習聞 國父領導革命之主義與事蹟，激發革命意識，乃於民國元年十八歲時，經負責諸城黨務之王樹城字朝三及王瑞年字新甫兩先生介紹，參加國民黨，從事革命工作。並於是年與同邑孫士益小姐結婚。

饅饅稀飯鹹菜果腹

民國二年，長女鈞出生，備受全家寵愛。同時余亦考升山東公立青州師範。當時正值行政轄區改制，府衙撤銷，經費奇缺，學生日以饅饅稀飯及鹹菜果腹，眾皆稱師範學生為「饅饅稀飯」。三年，政府將當時之登州及萊州兩公立師範與青州師範合併，改制為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校長劉尚敬字志安，辦學極為認真，學校日有進步。學生多係農家子弟，家境清寒，學雜日用等費，均感捉襟見肘，困難重重。文學科目，多由學生合力油印；科學方面之書籍，則東漢西借，大費周折。唯因如此，眾皆對於光陰之珍惜，課業之苦修，維勤維儉，埋頭書案，畢業成績均極優異，對母校更深懷念。

余同屆之畢業同學中，以王景祥字孝甫之成績最佳，名列首魁。既同鄉，兼戚誼，與有榮焉。孝甫兄文學超羣，博聞強記。所讀所學，不但瞭解深切，而且融會貫通，為當時全校師生所欽羨。日後從事教育工作，自民國八年任諸城縣教育局長十年。整理教育款產，寬籌教育經費。增設學校：諸城縣小學原只三十餘所，歷年增設至百數十處。更充實原有之師範講習所，增設簡易師範學校，以加強培育小學師資。並增設縣立中學及商業學校各一所。成績卓著，對人才之培育

貢獻至大。

孝甫兄有子三人：長志信，字篤修，國立南開大學畢業，亦終生從事教育工作。初任山東省教育廳督學，繼任國立中學校長。後轉任國立台北工專教授，現已退休。次子志平，現任交通部國際電信局高級技術員。與同鄉李恩周先生之女公子玉貞結婚，生女佩泉，子鏡泉，均大學畢業，佩泉現任私立光仁中學教員。鏡泉任中興電工機械公司工程師，與河南郭克靜女士結婚，已生子，名詠華。三子志登，陷大陸。

余前後期畢業同學之來臺者，有蘇繼周字郁文，孫繩武字丕光，徐家駒字軼千，高文清字鏡秋，閻珂卿等，均已作古。年屆較晚之趙設科字立文同學，亦已年逾八十，現退休，居臺北縣板橋市。

當時師範學制：分一二兩部，第一部五年畢業，第二部二年畢業，另有師範講習科一年畢業。余所讀者為本科第一部，民國六年畢業。次女鍵已兩週歲矣。

關於省立第四師範成立經過，順便略述：清末山東每府設一師範，共十五所。民國三年，省教育廳將各府之師範合併為四所：在濟南者為第一師範，在曲阜者為第二師範，在聊城者為第三師範，而第四師範係登萊青三州所合併，初以萊陽較為適中，於是校址擬設在萊陽。省教育廳任命劉尚敬（志安）先生為校長，令其籌劃進行。當時青州師範有學生二班，接到通知後，即分別到青州搬取行李，以備去萊州。第一級之諸城學生有吳培基（止塵），第二級學生有鄭蘭堂（佩芝）、王瑞平（德甫）、王景祥（孝甫）、王培

禔（履齋）、王培祐（景羊），共六人；公推余於六月中旬去青州搬取行李。到校後，只有傅達李東泰在門房，見余熱烈歡迎，在會客室給我理出一處住宿。並云：「劉校長率同韓庶務去登萊查看校址：登州根本無校舍，亦無學生；萊州有一破爛校址，不堪應用，亦無學生；唯青州有學生兩班，校址為清代之考棚，可以應用；所以都認爲設在青州爲宜。請於教育廳，已蒙批准。劉校長又聘請孫用言與辛鑄九兩先生爲學監。先把我到校之舊有學生廿五人舉行編班試驗，連新招生共一百人，分兩班：稱第一級和第二級上課。鳩工庀材，修整校舍。如此以來，第四師範於焉在青州（今益都）成立。猶憶當時校歌爲：「億中華建國第三年，正東瀛紛擾連篇，是我校成立新紀元。同學負笈來翩翩，半島英才，三齊學子，誓將教育精研。風雲變幻，此志彌堅，努力哉，努力哉，着鞭！問諸君來學意云何，要認明宗旨無訛，望前途猛進莫蹉跎，先知先覺責任多，爲學不厭，誨人不倦，茲是一生金科，此代文化由我非他，努力哉，努力哉，琢磨！」

計畫參加討袁世凱

當余在第四師範肄業時，正值民國五年討袁之役。四五月間，居正朱齊青先生奉先總理命赴濰縣獨立，吳大洲薄子明亦奉命在周村獨立。同時呂子人在高密獨立，馬海龍李長樂在諸城獨立；各地相繼起兵，聲勢浩大。惟參加分子，良莠不齊，致情勢慌亂。益都第四師範及第十中學均宣布放假，學生各奔前程。余與兩校同鄉同學相偕由益都直去臨朐，經沂水轉莒縣，而各自回家。

時各地討袁風聲大熾，余亦難安家，遂藉故去諸城。抵達縣城時，城門緊閉，費盡終日口舌之力，始得開門進城。探知相識之王佐明君任憲兵隊長，住閣街孟方陸家，乃前往拜會。談數分鐘，即欲留余在該隊工作。以其事忙，乃約定明天再去詳談。

出孟家後，轉赴獅子灣崖心源二叔祖家，秀南（名照磨）四叔與培恕（次中）弟均在座。培恕弟以討袁部隊紀律欠佳，甚且形同盜匪，乃大感：「我們應再來一次『討』討袁軍的革命，不然，是沒辦法的。」二叔祖即叱勿妄言。即由余報告進城所見所聞，及與王佐明會晤之經過與印象。二叔祖認爲這樣的討袁軍，實難使人滿意。如果參加，或可增廣見聞；如認爲毫無意義，回家亦可。秀南叔則認爲馬海龍李長樂等的作法，實有背失民心；且馬李二人意見亦不一致，大有自相火併之勢。似可回家以觀變，不必留此亂城中。次日再去王佐明處，適友人張欽銘兄已先在，因與洽談，看法大致相同：可先在城裏觀察幾天，如彼等能有所改進，再一同參加。

余參加革命之心未死，適聞同班同學之郭村張次忠兄在高密，乃又經百尺河、岳溝、柴溝，而至高密。費兩天之力，叫開城門進城；又經多方探詢，始查到次忠兄之職位與住處，而獲晤面。不料甫一見面，次忠兄即大呼：「你來幹什麼瞭解此地情形後，必將大失所望。因所有部隊均係東北紅鬍子，作法如同土匪。他們識字的極少，我被約來，即視同聖人，苦於無法離去。所以

勸你不要和他們見面。倘一見面，就不會讓你離開了。」

余在失望中，與次忠兄商酌，擬西去濰縣。以居正朱齊青兩先生奉總理命在濰縣起義討袁，當是真革命軍，不同於一般部隊。次忠兄以爲我的想法可能是對的。不過佔領濰縣之某部份部隊，在尚未趕到濰縣時，半途爲呂子人所截留改編，與居朱之部隊形同水火，不能相容。你如西去濰縣，途中恐怕難以通過。余表面聽從其勸告，實則仍西行去濰縣。果然中途遇見部隊，確如次忠兄所說情形，實無法繼續西進。不得已乃繞道西南行，回到枳溝。到家後謔言去莎溝朱姓同學家玩了一個多月。身上所穿之白褲褂已變成灰色，不能再穿了。

前聞總理領導革命時，曾有人進言：「向總理要錢參加革命者，多數是騙錢而不作事。先生之錢得來不易，被人騙去實在冤枉。」總理云：「十個要錢的人，其中若有一人成功，就是我最大的收穫，沒有錢誰肯去犧牲。」余左思右想：如此次討袁之役，以我所見，高密諸城呂馬等之行爲，誠令人不滿；但濰縣周村居朱吳等先生之成功，實令人敬佩。此種情形，正足以證明總理眼光之遠大，見解之正確。故對任何事不能以一點小滿意而斷定大局，以偏概全。此足證余之所見者小，無補於大事。後當以爲戒。

執教諸誠積溝高小

余畢業返鄉，原擬與家人商酌，即赴北京報考高等師範，以期深造。詎意母校積溝高等小學老校長徐廣華字莊南先生聞訊，即邀余與先伯紀

龍公前往會晤。先是敘述一般鄉情，與地方教育之重要。枳溝鎮西鄰晉縣，南界日照，為三縣邊區之教育中心，附近學童，不分縣籍，皆以就讀枳溝小學為榮。但本縣教育經費有限，無力充分支持，該校經費多由地方自行籌措。徐校長有田數百畝，家境優裕；而其熱心教育之赤誠，較其理家治產之傳統觀念，尤有過之。此次邀余與先伯父來校，款待終日，並堅留在校過宿，以作徹夜之談。且謂：「枳溝小學為余所創辦，在地方人士艱苦支持下，已具相當基礎。惟校舍係借私產，經費亦多由各方捐助，有如生物之由幼苗而滋長茁壯，仍須大家繼續灌溉，多加愛護，以求將來之更加發展。歲月無情，余已衰老，無能長期支持下去。今有一構想，特邀汝伯姪詳加研商。培祺昔讀本校，今已師範畢業，學成回鄉，正應服務桑梓，為母校之發展盡其力量。余亦深知，繼續升學深造，早為汝之心願，但再過三年五載，並不為遲。今日開門見山，坦誠以告，吾人彼此合作，為地方教育犧牲一切。由培祺出力，擔任校長，全心辦好學校。由余出錢，所有不足之經費，由余全額補足，不再向人募捐。」

余與伯父聆聽之後，不勝惶恐，亦萬分感動。伯父急語曰：「年輕孩子，初出校門，經驗不足，何能擔負校長重任。」徐校長不加思索，立刻對曰：「汝亦教學多年，總該瞭解教育與時代之密切關係。社會進步，全由教育力量啓發推動。培祺師範畢業，所學切合時代，方法亦多更新進步。年輕人正應有其抱負，展其所學。余已年老氣衰，對於學校今後之發展，已無能為力；但又不甘心目睹斯校之趨於敗落，故提出此一構想

。余以為對地方、對國家，均應如此。」

余與伯父為其對教育、對社會之熱誠壯語所感，實已無法推辭。乃由伯父提議，以折衷辦法，求其兩全。即由徐先生繼續擔任校長，對內對外，一如往常；余則以教員身分代拆代行，全力負責日常校務。好在距其住家之遊擊官莊，只有八里路程，隨時趨往請教亦甚方便。設遇要務，必須徐校長蒞校處理，則隨請隨到。日後由事實證明，學校凡有所需，前往徐府支取款項，分毫不打折扣。徐校長並叮囑其司帳，絕對不得有吝語蓄意，致生輕諾寡信之感。

余為徐校長偉大精神所感，對學校之擴充設備，改進教學，投下全部心力。由於經費短絀，除聘請專任教師外，已無餘力增用職員。有關教務、事務、會計、文書等一切雜務，皆由余於授課之餘，自行處理；俾盡量節省開支，以擴充班級。復因枳溝居民，在農作糊口之外，多係小本經營之肩挑負販，無力求學。遂復開辦夜間識字班，每晚二小時，由各位老師義務任教，余亦於每週三十節正課之外，再兼識字班五小時。前後不到三年時間，由於全體老師之不辭辛勞，熱心服務，節餘部分經費，修建學生宿舍十間，便利遠道學生寄宿。最後短缺之少數尾款，亦由地方人士樂捐湊足，圓滿完成。

在此期間，無論家長學生皆知學校創辦不易，求學機會難得，無不盡力誨導其子弟，循規守矩，認真讀書。間有家貧苦讀，無力購備書籍用品之學生，如姚民興、童揆石、張保泰等多人，均由余以個人薪俸購置，分別相贈。當時在校諸生多已超出學齡，不但知所努力，而且懂事明理

。余常於課餘飯後，在庭院或宿舍中，與諸生談掌故，話家常，察知彼等對家長之辛勞，教師之訓誨，體會備至。

日後無論升學深造，或服務鄉里，均有良好表現。畢業學生之來臺者，計有王禎字式周（已故）、楊準字端甫、李仁藩字者安、王衢字幼眉、徐智民字子明（已故）、王泰岫字雲屏（已故）、王泰岫字蜀屏（已故）。雖經數十年離亂，且各為生活奔忙，仍不時前來舍間看望，親如家人。此等尊師重道精神，使余老年之憂寂生活，慰藉殊多。

民國七年，小兒銘降生，使此辛勤清苦家庭，憑添不少喜氣。內人上順公婆，下育子女，克盡婦道，余可專心校務，倍感勞而無怨。

推動華北地方黨務

時值歐戰方罷，日本乘機佔我青島及膠濟鐵路。北洋政府昏聩愚私，內政外交，一籌莫展。全國民心，日趨憤慨浮動。民國八年，我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中，討論日本強佔青島問題失敗，舉國大譁，激起五四運動。此新思潮之鼓舞瀾漫，教育界首當其衝。知識青年莫不久久靜思動，躍躍欲試。時有北京代表丘紀明，濟南代表鄭鏡秋，青州代表張鳳翔，聯袂到縣，展開宣傳聯絡，擴大救國運動。余應邀赴縣或參加開會，力主分區推動，建立據點，以把握基層，發揮組織功能。否則會終人散，作用消失，又是五分鐘的熱度。當於會中被推舉負責諸城莒縣日照高密四縣反日工作。所到之處，均有具體之集會策畫；商業界亦多支持響應，絕不販賣日貨。計畫付諸實施，

順利達成任務。

從此外界關係日增，各地活動頻繁，勢將影響學校業務。且學校（枳溝）地處偏僻，對外聯絡無法隨時配合。遂忍痛辭去母校教職，赴濟南與各革命先進會晤，聆受工作指示，分派各地活動。十年七月，由丁惟汾王樂平兩先生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被派回縣，負責地方黨務。因設法調到縣立高等小學任教，以為掩護。校長王會唯字貫一，與余同族同輩，相交篤厚。

翌年，余所任教之班級學生畢業，在籌備畢業典禮時，校長付以全權辦理。當時一般縣級學校對於學生畢業典禮並無任何儀式，只是校長老師分別講些離別話，以示鼓勵而已。余主張應隆重舉行，乃先列一大會程序，循序進行。除來賓師長致詞外，並有學生代表致謝辭，唱歡送歌與離別歌，均於事前編妥練熟，另有樂隊樂器伴奏，過程十分熱烈動人。縣長及各機關首長均被邀請參加；在大會進行中，師長學生同感興奮。縣長更對王校長大加讚賞，對余則面予鼓勵，為縣內各級學校畢業典禮，首開新頁。從此打破地方上不少保守傳統，促成各方面之進步。雖曾引起少數野心分子之嫉妒挑撥，進而中傷余與校長間之感情，但實際余所負之基本任務，並不全在學校內部。乘機聯絡北方各地有志青年，並吸收其參加組織，不斷增強華北本黨力量，推動華北地方黨務，始為使命重心之所在。

書社工作兼辦學運

民國十二年，被選充山東臨時省黨部秘書，乃赴濟南工作。為謀對外保密，兼任齊魯書社經

理。該書社係王樂平先生所創辦，作為革命工作之秘密活動場所。樂平先生為灌輸青年新思想，初在其租賃之住處，設齊魯通訊社。並設有書攤，搜羅大量有關新思想之書刊，吸引不少青年學生，或看或買，生意不惡。乃與蕪湖溪熊觀民等共商集股兩千元，在大布政司街擴大大開設齊魯書社。除在門市部出售書刊文具外，另有聽房三間，桌椅陳設相當完備。並設桌球臺架，使前來購書之青年學生有一休閒時刻，亦為會議桌之偽裝。該書社之設立，除與各地組織聯絡通訊外，並成為殘密會議場所，公洽人員駐足之處。

當時臨時省黨部負責人丁惟汾及王樂平二位先生以軍閥迫害，隨時可能發生意外，相率避居北平。而其他委員王子壯、孟民言、范子遂等多以個人職務繁忙，甚少過問黨部工作。以是省黨部事務，多由余負責處理。

為發展黨務，喚起社會民衆之革命意識，乃由加強組織着手。時社會各業之公會多已先後成立；如理髮業公會係派由王崇五君指導成立，改選高永清為常務理事。復派王用章君指導印刷業公會改組成立，改選方子英為常務理事。而最重要之青年學生會則以有人把持，既不開會，亦不改組，自影響組織之活力。為便於工作進行，余遂於十三年暑期投考省立法政專門學校，以學生身份發動聯絡。乃於是年秋聯合各校代表聯名通知各校，定期在公園四照亭舉行改組學生會籌備會議。屆時各校代表：法政專校王經裕、丁史言、荆方楚、王立哉，工業專校鄭子瑜，商業專校夏雲沛，農業專校宋濤，醫學專校張葦村、呂香岩，礦業專校丁介千，第一師範王志堅、明雲峯

（少華），第一中學于守璐、吳寶璞，正誼中學宋淑璟（梅村），育英中學黃勉齋，女子職業張志傑，女子師範王炳尊，齊集公園四照亭。而女子職校及齊魯中學全體學生則整隊而至。蓋該兩校正鬧風潮，希望各校代表出面為之調解。當經公推余為臨時主席，宣布開會。各校代表紛紛發言，咸以學生會早應開會改組，惜無人發起，致一再拖延。現既有人出面發動，即應由今日出席代表組成籌備會，研訂訂期舉行大會，選舉負責人，展開活動。各代表一致贊同，乃訂期假教育會開成立大會，並選舉正副會長。

會議之後，余將經過情形向省黨部提出報告。當奉指示：張葦村黃勉齋二人主持學生會多年，既不開會，亦不改選；而王立哉為此次改組學生會籌備會之主持人；由省黨部明令三人均不得參加競選學生會正副會長。由黨團切實執行，另推候選人。當舉行大會改選時，公推醫專呂香岩及法專荆方楚為正副會長候選人，並均以多數票當選。由是學生會改組成立，而有公開集會活動，成為濟南地區青年領導中心。此為余以齊魯書社經理兼法專學生對黨之些微貢獻。

遴送青年投考軍校

民國十三年，黃埔軍官學校成立，由各省遴介優秀青年赴粵應試。本省此項工作，即由余負責辦理。先聯絡各地黨工同志，在思想純正、熱愛國家之青年學生中，秘密宣傳，推介參加。並掩護來省，專人護送廣州應試。山東名將李延年、王叔銘、項傳遠、李仙洲、李玉堂等，均係當時所選送者。

其中王叔銘將軍為諸城人，終生熱愛國家，效忠領袖，其事功彰著，勿待贅述。以曾從余受業，故知之較稔。王君原名鍾，字叔銘。後以與某高級軍官同名，奉命改名，乃改以字行。幼年個性外向好動。省黨部奉令選送黃埔第一期學生，余即電召其來濟南。到達齊魯書社，告以總理為建立黨軍，創辦黃埔軍校，擬選介其前往肄業。伊聞言喜極，由坐椅跳起，竟大呼痛疼。蓋腰部生一瘡，跳起時碰到櫃枱，發生劇痛也。余即着其休息，俟明天就醫療治後再行動身赴粵。因第一批李延年李仙洲等六人已於當天晨間動身南下，他就說：「老師，這難得的機會一失，即難以再得，請趕快辦手續，俾便趕去。這點痛，絕不會死在中途。」其剛強堅毅之志氣與決心，實令人欣慰。於是即為辦妥手續，着其起行。

民國十三年一月，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按本次大會山東之代表共有名額六人，由總理指定三人，地方選舉三人。經總理指定者為丁惟汾、王樂平、張葦村。由全省代表七十二人在齊魯書社開會，選出王立哉、孟廣誥（民言）、王盡美（瑞俊）三人。王盡美為共產黨員，並負責山東地區工作，因當時在容共政策下，六代表中必有共黨一席。時丁惟汾主持北方黨務，駐節濟南，將偕主持山東黨務之王樂平先生赴粵，出席大會。當以山東偏處軍閥肘腋之下，黨務工作易生意外，實有賴余之留省維持推動，自不便與丁王兩先生同時遠離。因將代表席位辭讓，由後補第一名楊泰峯遞補。於是丁惟汾先生以本黨北京執行部名義，派余臨時主持山東黨務留

濟。消息傳出，一般青年同志，深感惋惜。第一中學及第一師範同志並推派代表于守瑤、徐寶琦（伯璞）、王志堅、明雲峯等，對余面致慰問之意。

同時共產黨山東另一負責人吳慧銘，以向通滙銀行詐財案被捕，供稱其住址為齊魯書社。於是督理鄭士琦派其警衛旅長，親到齊魯書社查詢。余當請其到後面宿舍察看，根本無住客之房間。並告以吳某曾來書社翻閱書籍，自稱為正誼中學教員。既係顧客，自不能不稍事應酬，以圖拉攏生意。該旅長當即聲稱：如尚有可疑待查之處，王經理能否到旅部詳談解答？余當答以：社會治安應由大家共同維持，所謂「跑了和尚跑不了廟」，這幾天決不外出，可隨時應詢。隨後外界風傳齊魯書社被查封，實因該旅長率領兵多人來社，滿佈門裏門外，引來許多市民圍觀，均不知發生何等重大案件。尤其對面之華同紙莊，以營業狀況遠不如本社，由於嫉妬心作祟，正在焚香燒紙，默禱立即查封本書社。經過此一事件，余對書社處境，更隨時提高警覺，以防共黨及軍閥之暗算。果於此時余亦赴粵開會，極可能誣以「畏罪潛逃」而將書社查封。

牽累尊親險遭不測

十三年冬，奉省黨部派赴膠東，任益都濰縣諸城等十三縣及青島市黨務指導員。適家伯母於是時逝世，余與樂平兄返里奔喪。殯後，族眾及親友均以余等常年在在外，長輩乏人照顧，有失孝道，堅主留余在縣，勿再遠離。聆此告誡，內心着實不安。但參加革命，身不由己。既已蓄志報

國，那有時間顧家。此一苦衷，外人豈能洞察。幸余之任務範圍，正包括諸城在內，為便於工作推行，亦需一活動據點，乃就任本縣縣立中學教員。並介紹同志鄭卓民、牛香坡、王希文等來校任教，協助工作。校長即余伯父紀龍公，時年事已高，早想卸此重擔。余授課之餘，每於夜晚或假日，與各地負責同志會聚；彼來我往，為革命任務貢獻一切。

十四年春，總理在北京病逝，全黨同志，無不悲痛。為表達對革命導師之懷思與哀傷，經與同志集議，不顧軍閥之威脅，地方士紳之勸阻，發動地方人士，籌開追悼大會，並作盛大遊行，以促使群衆之覺醒。

十五年秋，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為求進展順利，早日完成統一，接奉中央命令，積極展開敵後活動。或則秘密宣傳革命救國，南軍必勝；或則揭發軍閥罪行，北軍必敗。一時資料倍增，函電亦多。時張宗昌所屬軍長畢庶澄部營長孫勇駐防諸城，經常檢查郵電，扣獲由粵滬寄余之黨義書報、宣傳印品多件。幸余對外化名為楊興邦；楊為外祖姓氏，與邦影射革命，一時尚未查出與余有何直接關係。但經奸細密告，謂縣立中學校長王煒辰字紀龍有亂黨嫌疑，首先被捕，並追緝共犯。後經地方士紳力保，陳述王校長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對地方公益尤具熱忱；況年已高邁，早思退隱，絕無參加亂黨圖謀不軌之理。經孫勇核准，竟批示：「本營長有好生之德，准予保外候傳，如私自出城，即抓回槍斃。」旋再託請與孫勇熟識，在青島海軍服務（畢庶澄時兼任渤海艦隊司令）之同鄉許卓然先生，返鄉疏通，始

准王校長辭職，釋返故里。

自念尊親一生安分守己，全心服務教育，竟因余之參加革命工作，橫被牽累，險遭不測，內心至感愧疚。

王校長案雖告一段落，但軍閥之對革命黨人，有如眼中釘、肉中刺，不查個水落石出，決不罷休。余雖竭盡心智，保持冷靜，仍難瞞過此等爪牙之慮心積慮，明查暗訪，調轉槍頭，對余瞄準。方將拘捕，幸賴縣長李鑑堂向教育局長王孝甫兄陰透聲息，並將由郵局查獲之黨義書刊及宣傳文件，當面焚燬，囑余盡速遠離。余始得脫離險境，潛赴上海，轉去武漢。李縣長係萊陽縣人，思想傾向革命，政聲亦復不惡。孝甫兄即民國元年介紹余加入國民黨之王樹城字軻三先生之哲嗣，從事本縣教育行政工作多年，造就不少人才。曾屢與余商談加入本黨問題，余以為伊以非黨員身份掩護黨務工作，當更有利，故不必急亟入黨。事實證明，此種權變作法，實屬正確。蓋王先生密與黨工配合，使余策畫之許多重要任務，均得順利完成。

考入武漢軍政分校

當余由上海去武漢途中，北伐戰事方酣，兩軍於鄱陽湖濱展開激戰，江輪曾一度折返。不數日，我革命軍第三軍克復南昌，攻下九江，勢如破竹，銳不可當。孫傳芳部望風披靡，鬪志全失。於是第三軍收容孫部投誠官兵數萬人，急待整理訓練，予以思想之改造。軍長朱培德乃電請當時負責武漢黨務工作之王樂平先生，為其介紹北方籍同志前往協助宣傳教育工作。蓋孫部官兵多

屬直魯子弟，語言與鄉情當為轉變彼等封建思想，接受革命理論之重要條件。此時余已抵達武漢，與樂平先生會晤。當即介紹余及陳名豫（雲南）、于恩波（沐塵）、王承堡（少韓）、林笑佛、韓方正等六人，前往南昌，分別擔任訓練工作。

北洋軍兵源，多係軍閥逼迫裹脅而來，不知為何而戰，故士氣低落；而其生活待遇，又極窮苦。故下級仇視上級，士兵怨恨官長。一旦參加革命軍行列，目睹軍容之精壯勇敢，為救國救民而奮戰，無不精神煥發，誠意歸順。故對所施之教育訓練，自能發揮事半功倍之效。

任務完成後，余即被委為團黨代表。彼時軍制規定，不論軍師團營以及連級單位，均設有黨代表，由本黨遴派優秀幹部充任，負責官兵思想訓練，監督軍中生活行動，使成為有思想、有主義、國家化的精良部隊。時軍黨代表朱德、政治部主任朱克清均係共產黨徒，有關人事升遷調補自會把握機會，盡量介紹共產黨員參加，或吸收軍中動搖分子為其利用。朱軍長係一忠厚長者，只見其笑臉逢迎，未察其心裏藏刀；於是黨軍大權無形中均落入共產黨之手。操縱蒙騙、挑撥分化無所不用其極。余曾婉轉向朱軍長進言，加以防範。只以職微位卑，未得朱之重視。余在憂憤之餘，遂請假至武漢，投考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經錄取後，即辭去第三軍之團黨代表。

余入軍校後，被選充入伍生第二大隊第六中隊隊黨部執行委員。此係民國十六年元月之事。武漢軍政分校第六期學生編為兩個大隊，每大隊分四個中隊；另一女生大隊。第二大隊第七中

隊隊長為黃埔第二期畢業之范煜瑛字士宣（范家車村人），係余在枳溝小學任教時之受業學生。在入校編隊之前，在漢口於樂平兄辦公處與士宣會晤。適第一期同學王仲廉兄亦到，聞余錄取，即向士宣笑謂：

「聽說你曾被老師打過手板，如將你老師編入第七中隊，正可藉機報復。我建議在出操時，找理由在太陽下罰他四小時的站，就夠他受的了。」

乃事有湊巧，余果被編入第七中隊。士宣以此「老師」學生，管帶不便，請求大隊長曾松卿將余改編於他隊。大隊長不便作主，乃轉呈總隊長楊樹松以至教育長張治中核示。張氏乃親召范君及余當面查詢。余當引韓愈師說中所謂：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於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作為證明。現在他作隊長，教的是軍事，而我未學過軍事，當然可以教我。認為范君應分明公私，破除情面，認真管教訓練，何必顧慮過去之師生關係。故余以為仍以維持原編隊為宜。而范君終以不便，堅請改隸。

張教育長乃准予改編於第六中隊，與另一同學調換。於是同學均知余為第七中隊長的老師，遇有向第七中隊接洽事項，多推余為代表。范君精明幹練，青年有為，不幸北伐任團長時，在山東長清戰役中為國犧牲。（未完待續）

X X X X X X



①王立哉(二排左五)八十華誕時與親友合影。

②王立哉(右三)與成惕軒(右四)、錢用和(左二)、陸錫光(左)等合影。

